

當『XYZ』與『ㄅㄆㄇ』相遇時

若農

多年前，曾在一次有關數位資訊研討會上，看到一位教授以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」作為報告的開始，這斗大八個手書的字，蒼邁豪勁地映在布幕上，深深地撼動了我。因為，這是第一次感到，科學『XYZ』實事求是的精神，與文學『ㄅㄆㄇ』道情感物的浪漫交會時，所散發的獨特氣息，至今依然印記於心，餘波未平。

「原來，科學與文學也能有這樣的交會！」

於是，在往後陸陸續續閱讀經驗裡，便開始留意到許多揉合著科學與文學風味的美妙書籍，如「伊甸園外的生命長河」、「混沌魔鏡」、「自私的基因」等等。於科學描述的字裡行間，每每能引動讀者嗅到科學與文學交會的芬芳；而我相信，翻譯或寫作這類書籍的人，必然是個科學與文學的雙重熱愛者。對於那些能左手寫科學著作，右手寫文學作品的人，心中總是欽羨。「旅美小簡」的陳之藩、「愛因斯坦的夢」的艾倫·萊特曼（Alan Lightman），便一直是所欽羨的兩位人物。自己也是學工程的，也喜好文學創作，對於陳之藩「我如果寫不出文章來，是忙我的本行去了」，與艾倫·萊特曼每年暑假遠離塵囂到小島上創作文學的情境，總是見聞如見人般地心有戚戚。也許就如同余秋雨、余光中所認為的，「科學是忙出來的，而文學是閒出來的」一般，艾倫·萊特曼若不是在海水氣味與海浪濤聲的閒情裡，如長詩般十五個愛因斯坦的夢，恐將難以成功地書寫出來。

在中秋月圓人團圓的時節，舉頭賞月，總在遙想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時，腦袋不自主地插撥著阿姆斯壯「這是我的一小步，卻是人類的一大步」的歷史鏡頭。這般科學知識與文學情懷相衝擊下，往往令人徘徊其間，而失去了直接的感動。

「成長不僅是獲得，時常也是失去的過程，科學文明其實也是如此！」

日常生活裡，若能選擇，倒寧願長期沉浸在「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」的情境，而不願長期處在分析山的地質、光的波動、鳥的分類、人格的構成這類實事求是的主題裡。畢竟，生命的初始只是偶然，科學邏輯的思考方式也不是人類的常態，陽光耀眼的相遇、花的芬芳、水的潺動，往往真實一如生命的本質。

生命的過程有太多說不清的情境，然而，文學的浪漫裡卻包容著這樣的可能。「愛因斯坦的夢」之中文翻譯者童元方曾問萊特曼，「愛因斯坦既然拉得一手好琴，喜愛莫札特，你怎麼想到要讓他在序曲裡哼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的？」萊特曼慢慢地、若有所思地回答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我就愛這文學浪漫裡「沒來由」的靈光，然而，「我不知道」卻絕難在科學著作裡存活，這也難怪愛因斯坦直言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，面對繽紛生命，往往捉襟肘見。

然而，縱使理性的科學知識與感性的文學情懷經常地相衝突，人類得天獨厚的天真浪漫與想像力，往往能在衝突裡發覺出新意，為生活添入一些趣味與感動，甚至在科學活動上有

所突破；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狄拉克（Paul Dirac）便曾說：「尋找方程式裡的美感，比讓它適用於實驗更重要。」順著這個想法，自己在札記簿裡曾寫下：

「也許，阿姆斯壯登月那天，嫦娥害怕地躲了起來；

也許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是他的第一封情書；

也許，達文西蒙娜麗莎的微笑，畫裡的嘴唇就是一個男人的背脊；

也許，科學家都是對大自然擁有庖丁解牛絕頂功夫的人吧！」

當雨過天晴時，路面薄薄的積水總是映照出四周景物，而顯得一股祥和清麗，彷彿就是那千千萬萬水分子的傑作。面對這樣的景緻，常常不禁思忖，若能在理性國度裡捕獲浪漫，在浪漫國度裡發掘理性，穿梭於理性與感性之間而自得，那將是一種不可言喻的幸福了。

董挽華老師：當數字與文字欣然相會，當科學與文學水乳交融當理性與感性不期邂逅-遂讓人浮想連翩：彷彿作為科學家的楊振寧博士，已然發明了一組方程式，足以解開全宇宙的奧秘正如同一位不出世的文學大家，終於創造出一則詩篇，真能精鍊地道說寰球間的神妙。

董毓葳老師：這是一篇結合科學與文學風味的美妙作品。文中偶有穿插失衡處（如賞月、山鳥二段）倘能稍做轉折呼應，就完美無缺了。

黃漢昌老師：以文學與科學的融合為趣，有深意，文筆洗鍊，頗為難能。